新刻韓柳歐蘇六大家古文選粹評林蘇文四卷

北京禮部　九我　李先生　選
南京吏部　台山　葉先生　評
秣陵書坊　如濵　周時朝　梓

任相

以礼

蘇老泉

此篇議論純正蓋言當重相衍相之與將而責相之重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說任將正爲任相者立根

御

古將々者多右術而左威

故李廣侵殺士卒之罪寢而不問君子曰善御將哉武帝也

故接之以礼而重責之句一篇上意

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大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而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

這一段論從札首真之意字有多少句有長短句有起伏愈讀愈精神

王意結束于此下復說指

寄慨之意始發于此

而布衣不出府免矣相有他過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
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今也
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
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
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
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郵其私吾
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
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
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
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

此段感慨近世之君句法頓挫

逢礼重責其刑而于說此处忍又低昂說

此論則以字與禮字亦可果于用刑不已大大意也

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不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道意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卑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于用禮而果于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其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

此轉更高乎波中湧出一浪頭言待以礼責以法必各收其効

末後一截勸人主幷及宰相各自討其報效之輕重得失感慨警動之意躍然

此其弊皆始于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
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
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
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
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愧焉然則必其待之如
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後不
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
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
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
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

半收一句輕健只利害禍福四字襯得恰好

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葉臺山評

此篇論人主當禮宰相而重責之其禮宰相則引賈誼勸文帝御坐而起在輿而下之事其責宰相則引文帝中罪自弛大罪而自裁之事以諷當時而自裁之事則漢仲長統宋眞西山論之詳矣併載于此

御將 以術

蘇老泉

前篇論將以起相此篇論相以起將皆是請賓伴主之体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

御才將尤難句一篇主意

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此下論才將不可弃頓用之之術何如耳

此句辯折得好更看下說

先王処又聯接其便且得先王馭將本意

人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

以服乘即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茍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先翻說失御
才小之將
又生出一志
字

文字譬喻如
易立象寓不
窮之意自有
文字來譬喻
莫善于莊子
次則国策再
次則蘇氏父
子耳

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之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

斷制妙且貫串上下文氣

此証先賞之說施之才大者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

此評不先賞之說施之才小者

老泉志在才大之將艱御故復從三人中獨舉韓信爲言而以知大計一句收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忘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筆力宗高

帝可謂知大計矣

葉臺山評

老泉之學多出於縱橫故其論諫也以說術其論御將也以智術夫術之一字可施之君臣之間哉然文章自是絕人

廣士

蘇老泉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趍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趍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趍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

盜賊夷狄中各習貴賤要

廣士之說亦以泛駕之馬跅弛之士用各有所宜

引到胥史賤吏詞不費而意舒徐

此段行是正論又法有損抑有感慨

古人相形处妙

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于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于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從領藩郡執兵柄巫

主意在此

一句歸入正意

此見古人以胥吏

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吾吏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

此見在胥吏可用說得痛切

謂大惡者不過幾人尤賢者乃手成功是將說他好都把不好來併說最有斟酌

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于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

此見用胥吏者如此

上面處回顧得好

末以進士胥吏並舉詞意完足

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絶其大惡之不可貰恐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匄奪而奇才絶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絶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絶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

文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葉臺山評

雈蒲之化敦本也求才及於不善漢武魏武業已行之老泉此議襲其故智耳今之伏穴而磨旗泗淵而唱棹者在在有焉苟取士不廣則若人者不帶牛佩犢則南越北胡矣往者劉藍瑞鄧鄔本恕殄彥名以華亂華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庸以華入夷是可鑒也策士者毋抵掌譚之

起句古一篇大意中間以威惠強弱四字作骨子議論反復而整疾氣勝錯綜而貫串文之最有精神者

此論爲治者先于定威惠

審勢

蘇老泉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之所尚而欲定威惠之所尚者尤貴於審天下強弱之勢

強弱威惠一篇字眼

一氣呵成文字其學古作意句古繇綜

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尊而不褻

按宋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

弱之恵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恵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恵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恵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恵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恵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恵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于涸而陽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審觀

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巳之為陰與巳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巳有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臣伏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illegible]義備矣故余以為老泉此猷遒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illegible]策切為救時之論云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illegible]

濟弱政弱勢濟強政強勢八字于此立後案

摠結周秦方說入宋去用字亦有輕重

不曰宋勢弱而曰宋勢強此議却妙

曲折百端來無形影

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趍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趍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蹈

此幷大議論一段說治術有宋一代治休病如指掌使其說得行何至厓山航海之事乎 維持姑息四字妙

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知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羌胡強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

弱政強勢方論深透當時治理些反隔于弱一句相應

主意在此

這一段文字精神印証用威治弱之說尤其得要

釋然而潰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于政不在于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弱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

看他承接数語方得他引齊威王事是真龍正脉处

宋以忠厚立國以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往注意于此以矯當世

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于口而四方嚮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于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

從強政說轉歸強勢

不可無此段乃是自脫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日月無象人不敢侮山川示險人不敢踰故

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滑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

法立而人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服從之也老泉云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無威是無君也此爲至論

刑霸者之事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于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恊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于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于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

刑法其治宗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伯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三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老蘇一步案一步首着術稜應得妙

葉臺山評

按左傳載仲尼之言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夫二皇之世豈不無爲以化而際于垢龐雕散之延是以水濟水也以水濟水必潰七雄之世豈不法術以御而譚于峭

泫刻誅之國是以火濟火也以火濟火必燃之二者皆篤時之論也故大夏不裘非愛裘也燠有餘也大冬不箑非愛箑也清有餘也夫裘必不可以夏而箑必不可以冬然則聖人威惠之用信維審乎勢也老泉云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味孔氏之言尤信

春秋論

蘇老泉

一篇問答總綜到底以公私二字作主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自此至位之賊也是第一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

小言夫子不惟是非人且賞罰人

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

設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

此二句是第一難言賞罰下私公。

自此至何傷是第二難言賞罰非與不得。

自此至固在是第二

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解一 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難二 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

解云賞罰維是真亦是豈賞罰人也

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作之也（三一解○到此方明說與魯一篇主意在此）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全在此段）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三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

（至此方說明其旨）

（此五句是第二辨言賞罰之權安可与魯）

（自此至故以天子之權与之也是第三解就當使周）

公肯說出夫子之意

關係世教之言

此一句是正五讀言所不遂與齊晉之以此王國國以與魯矣是第五節言魯背之心不可與世背心存王其使可與

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解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天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

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

引田恒事証得痛快

夫子以賞罰感動人

与魯猶說得去乃謂其嘆礼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悖謬殊甚矣夫子維世本旨

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

公字私字㳄拾得好　論班馬史爲史臣之体宜不正以起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之意　記到後世春秋有君無君不當作而夫子作春秋所以爲當

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曾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体宜爾也、結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入此段春秋 以大越春秋 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秦伐趙軍于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頗曰道遠險狹難救

食其謀立六國後以撓楚權

周勃不能對決獄錢穀之問汗出洽背

舒以之議曰匈奴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

史中

蘇老泉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

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質其愛子以累其心

第一段應上隱而彰句

功十過一過十功一之論蘇得迂固表尚大部君子待天下以忠厚長者理亦如此

第二段應上自而寬句

如鄭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略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

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于越敗吳在黃父之後同事屬辞之意見矣

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衰而覇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覩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吳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

第三段應上簡而明句

論吏法處甚當可見老泉讀書具眼力心也

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君侯其或功臣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屬一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

第四段應上
微而切句

其爲春秋繼
句正與篇首
時得仲尼遺
意句相照應
故曰遷史繼
獲麟

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罷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此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矣

葉臺山許

老泉讀史直是看到精細處故往往得古人肯綮先儒謂王莽僞借得固之筆而益嚴得老泉之論而益顯信夫

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实如老吏断案一字不可增減

蘇老泉諫論上〻可称千古絕調道有道術仁有仁術術字善看亦無病

諫論上

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盖出於仲尼。（孔子曰諫有五、一譎諫、二戇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滛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

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不免于從横之病然亦是一說

人臣因事納忠以此五法行諫術亦是正當議論不可以苛訾

可、曰揔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巳夫游說之士以揔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揔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

議論詳悉句法森嚴

引証理諭勢并說亦自入理

轉下正言成功意

憂敎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咲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

得此一段文氣方壯

術字步步顧

把龍逢比干蘇秦張儀作个収拾何等遒健

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下

蘇老泉

此篇論納諫雖不如前亦自痛切

此段議論與賈山至言同但山欲人君和顏色以受諫此欲人君置刑賞以求諫也余謂求諫必自受諫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

此待未世意耳彼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自當別論

此一段假喻似莊子戲謔之談便是學得莊子到家處設喻之妙無出於此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憐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執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

句法佳妙

末段歸重乎刑令諛佞悉化爲忠直足上見猛虎而跳越如康莊之意

手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

不信也、

葉臺山評

此篇言君欲使臣之必諫在于賞以勸之刑以威之蓋以人之常情不賞則不勸不刑則不懲也末復歸重于刑便見議論疊

叙事起乃一篇本末事情之揔

文字若叙事起下面須要接得有力

管仲論 欽宗諱故改桓爲威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有斷制）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

好思致空青一点何処得來

抑揚反覆警策而有餘味

此段是代管仲爲謀文章一承高處

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

到此意已竭，却把文公來此喻

詰得有力而過處尤佳

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軫楊處父）靈公之虐（文公子）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子）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

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

引二人俱臨沒時進賢劝證

綴得精神甚有力如破竹勢一句緊一句

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爲一證然後立論）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結）

主意謂常人之明本是有限所以用其明者當示之以不測雖未免挾数用術之説然須亦知此兵法攻堅攻瑕亦然

此段言明得及者及之不

明

蘇老泉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有不可

得及者不及之此日月所以爲至明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有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然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獸淫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舉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也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

此段言雷擊得及者及之不得及者不及之既雷霆所以爲至威

日月雷霆喻賢者日月不用小明字不可一日無雷霆不能盡擊卒不敢犯喻愚者之用心[illegible]

却聖人之明不論即接下云吾獨憂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愽也此句兜上甚緊受把愚者形之何等看容

此是以其所及齊其所不及之喻文机甚巧世情若畫

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㗤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愽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葉臺山評

後列齊威事是以其所及濟其所及賢人之治天下以時也

辨姦

蘇老泉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開端三句言安石必乱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及安石用事人服其先見云

引此兩人來比安石無絲毫走作

一轉實刻言安石乃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當時人不能識亦不能道

善變爲龍蟠虎步在此老掌中

暗指安石飾爲

按介甫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力極爲但爲流俗所毀且有若八爲之羽翼安得不危靖康之德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緒處更發得透有餘不盡令人一咱三嘆矣盡窮頓安石不見用也

下以吾言為過毋頭安石用使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

……名而消……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葉臺山評

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謂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

而以麪代犧者何殊余嘗有詩云太認蒼姬六典
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
活數魚此亦可見其大奸慝處者亦之論信爲有

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

既曰弊在賂秦又曰不賂者以賂者喪此亦為一篇之綱是深識六國弊源処

由說韓魏楚賂秦而破滅

六國

蘇老泉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

正應不賂者以賂者喪中說齊燕趙失遇援而破滅燕趙之君義而不賂終于亡國何也以用武而不終也然能以敵戰雖敗猶榮故老泉津津直喙特詳其

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一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而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郤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郤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刦日削月割以趨于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刦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末一轉有无窮之感蓋指當時賂契丹事

李九我許

六國從約特欲賓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爲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弊諸侯所以賓之適所以成其王業耳

老泉曰封謀臣禮賢才以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此爲王論

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珮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难者惟蘇老泉數篇近之心術篇之類是也

心術 論將

蘇老泉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惜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此文絕似孫子謀攻篇而文采過之老蘇自謂孫吳之簡切无不加意非誇詞也

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

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

此兩節最得兵家要訣然皆古人已試之良規孫臏之減竈虞詡之增竈趙雲之開營示伏檀道濟之唱籌量沙或有餘而示不足或不足而示有餘故皆能

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不敗事

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葉臺山評

此篇首叚言爲將當先定心次叚言舉兵當知尚義三叚言議戰當知所養四叚言將與士當得智愚五叚言主將當理勢節三者六叚言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七叚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前肩叙兵家之要後引証以實之整〻有律是熟韜鈐者使傅粉大家誦之莫措一籌然西夏用兵攻守兩失何焉服君之子代不乏人

攻守

蘇老泉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

蘇若泉謂用正道而不知奇者其將木偶人余謂純任奇而不正者亦非善將兵者也司馬遷云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前孔明不用子午谷之計非是奇也爲其純任奇焉耳

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門而入者有焉他尸之不扃鐍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尸之不扃鐍而主人之不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

引事皆明當

引証正道奇道伏道三項

事實文体變化

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印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

攻守兩端計無出奇正伏三道此亦經生之常談然而老蘇之議論引證叢脈刻骨處則字字見其傳

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谷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高祖論

蘇老泉

此篇因語佐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二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陳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勞思極慮

此一段如論之冒頭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無也）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老蘇因斬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爲太尉一事如論之原爲高帝不去呂后者正之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也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矣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

接得緊亦說新意見斬噲之由

本以高帝病中令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且入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

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此段如論之結尾

葉瑩山評

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煇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此篇須看抑揚開闔處秤停得斤兩好　富公為相頗欲更張庶事群小人多不樂者故預為之憂

此書全是論体貌言直諫之中寓委曲柔和之意讀之者但見其可悅不見其可懼

上富丞相書

蘇老泉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

憂之一字如砥柱立中流是老泉愛助富鄭公新政之意、

此見人情之難處所以要和其不平之心夫不平之爲禍也故一篇主意只是和其不平之心

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而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

此術說群小不悅鄭公故憂其身之忘

四護信全

以周公之事責鄭公家為愛助王意

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閒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之而

大智大勇必能忍小忿彼其雲烝能干欲有所會豈與瑣瑣二者校乎東坡論子於穎濱論訓陌專說一忍字與老泉此書相似蓋衍家傳心法也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余謂士大夫曰立朝不可無此力也

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即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

宋朝諸君子斥逐之禍正坐不能忍之失老泉之論深中膏肓

處之不使不平於我首尾相應

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不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于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葉台山評

老泉行文多各自為片段與東坡文體不同此書獨一意到底氣勢弘放有一瀉千里之外